

·小小说·

烂钢用在了刀刃上

□ 路扬

郑文祥是县委办的老干事。8年前他大学毕业,便分派到这里“爬格子。”一开始他只负责编写消息动态一类的简报,干些刚“上道”后“撩边”的杂活,后来随着才华的慢慢展露,他成了副主任解广兴的助手。那时候解副主任是县委书记的专用“御笔”,挑着县委办材料的“大樑”,郑文祥就围在解广兴的鞍前马后,忙些搬砖和泥地小工活。

解广兴为人活泛,处事世故,早在3年前就去掉“副”字,当上了县委办主任。一年后又不露声色的进了县委常委班子,成了万众瞩目的解常委。而他腾出的副主任“空缺”,就像一块放在案板上吊人胃口的鲜猪肉,至今无人拎走。

明眼人都清楚,无论资历或文笔,这个位置非郑文祥莫属。因为自从解广兴高就后,就把他过去挑的那根“大樑”压到了郑文祥的肩上,只是没给名份罢了。

郑文祥也非一点不谙世事,他也清楚命运的“红线”由谁牵着。逢年过节,也断不了到解常委家里走动,有时一筐红薯,两棵白菜,有时2斤月饼,一瓶烧酒,就数去年春节时的礼最重,他花320元送去8斤酱羊肉。

办公室的同事也为郑文祥着急,提醒他:“你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何不孤注一掷,争取早点到位。”在宾馆当厨事长的表哥也数落他:“别老是扣扣唆唆地,拿出点真金白银,你的事早弄成啦!”对此郑文祥不是没有想过,县上一些实权位置,往往被人争得头破血流,目的明摆着要捞实惠。我这图了啥,清水衙门,熬眼受累,难道吃苦的差事也要花钱买吗?再说,花钱买下官位,必然遭人唾弃,人家背后不戳你,你自己也会脸红心跳,干不踏实。于是,郑文祥仍思谋着小打小闹,仍不想推出“大本。”

说话间中秋节到了,这回郑文祥动了心思,再不能无的放矢了,过去盲目地给解常委瞎送,说不定人家还讨厌呢。他找表哥打听,解常委常在宾馆吃饭,人家最喜欢吃什么?表哥想了想说:“酱猪蹄,前几天解常委请一个漂亮靓丽的女人吃饭专点红烧猪蹄,下午走时还拿塑料保鲜袋拿走几个,一直夸酱猪蹄做得好吃哩!”郑文祥反正心里没个好主意,随

口就说行。

晚饭后,郑文祥敲开了解常委的家门,进屋后,他拎着袋子直接把猪蹄送进厨房。解常委问他拿的啥?郑文祥笑着说,酱猪蹄,“才听说你爱吃,就给你弄了几个。”解常委先是愣怔了一下,额头马上浸出一层细汗来,正想问郑文祥你咋知道我爱吃,看一眼坐在身边正专注电视的老婆,马上改了口,一边擦汗,一边问郑文祥,“没别的事吧,”郑文祥说没事,“就是过节看看老领导。”解常委说:“你客气了,咱们都是老同事,往后可不兴再来这一套。”郑文祥马上说是。缓了会解常委又问:“你真没别的事?”郑文祥笑着说真没有。解常委不问了,起身从卧室取出一把扇子,出来后,边撩边对郑文祥说:“你的工作我一直在考虑,按说早该解决了,不过……,稍等等吧,哎!”

郑文祥连声谢谢地退了出来,送他出门时,解常委还在擦汗,他是怎么啦,刚进屋时他可没这么热呵!不管怎样,郑文祥还是十分惬意,解常委竟第一次主动向他提起任职的事,这在以前还从未有过。

翌日刚上班,郑文祥就被解常委叫到了办公室,郑文祥心里有点忐忑,当他心神不定的推开解常委办公室门时,主人正笑眯眯地向他招手,顺便给他端来一杯热茶。

郑文祥受宠若惊的双手接住,目不转睛地等着领导问话。

解常委说:“你别紧张,我就是想知道你为啥给我送猪蹄?”

郑文祥说:“听别人说你爱吃那东西。”

解常委说:“能告诉我这个别人是谁吗?”

郑文祥马上警觉起来,想了想说:“都是道听途说的,加上前几年咱俩在一起吃饭,你不是专门要了盘红烧猪蹄吗?于是我就猜想,你喜欢吃猪蹄!”

解常委若有所思,缓缓吐出一个烟卷说:“噢,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我问你,这次的酱猪蹄,不牵扯别的事吧?”

“别的什么事?我不知道哇?”郑文祥真怕猪蹄会送出什么麻烦,一脸的惆怅。

解常委摇摇手说:“算啦,没别的事就好。记住,这事别再跟旁人说,千万别叫大家都知

很久很久以前,中条山的深谷中,有一处非常美丽的地方。在这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中,散居着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勤劳善良,一派和谐景象。

山庄有一户人家,老两口50多岁了,唯一的独生女名叫蝴蝶。蝴蝶18岁了,出落成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俊姑娘。姑娘瓜子形的脸庞上,大大的眼睛镶嵌着双眼皮、柳叶眉,俏皮地鼻翼下,樱桃小口旁一对甜甜的酒窝;窈窕的身材就像仙女下凡。姑娘心灵手巧,她绣得针线活,花多样,品相美,但凡出阁的女子,都以有一件她的刺绣做嫁妆为荣;姑娘勤劳好学,对山里生长的各种药材十分熟悉,并经常上山采挖,为人治病强身,名扬四方。姑娘很孝顺,家里的重活累活全由自己承揽,还变换着花样给老人做好吃的。因此,许多山下的年轻人专门上来一睹芳容。只要她在街头村口一站,惹得小伙子们围着转,跟着看,有的甚至流连忘返。

两个老人看着女儿长大了,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又舍不得女儿离开,就想着给女儿招个上门女婿。一天,二老把女儿叫到跟前,吐露了他们的心事。蝴蝶自然也舍不得父母,不禁面含娇羞,点头默认了。山下有个小伙子,名叫宝泉,自小父母双亡,靠上山打柴为生,

常常顺便在蝴蝶院里歇歇脚,喝口水。蝴蝶姑娘做的针线活和挖的山药材,不时的托宝泉带下山去,赚些零花钱和日用品。一来二往,小伙子的忠厚诚实、勤快肯干,姑娘都看在眼里,留在心上,渐渐产生了好感。二老也看到这孩子是个可依托的好后生,于是就趁机把话挑明了。宝泉当然喜出望外,蝴蝶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如意君郎。

于是,两个年轻人过光景的劲头更足了。他们经常结伴到山上采药、打柴、播种、收获。在蓝天白云下,面对高山峻岭,倾吐着自己的绵绵情思和美丽梦想。心里像含着醇香的蜂蜜,越来越甜润,越来越依恋。乡亲们见了,禁不住的羡慕、夸赞。一年后,二老为他们确定了好日,准备热热闹闹为孩子办婚礼,大大方方招待村人和宾客。

谁料到了婚庆这天,正当一对新人喜喜欢欢走入华堂拜天地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了狂暴的旋风。狂风中飘下一片黑袍,将新娘紧紧卷起,挟裹着抛向空中,眼看着朝远处飘去。满院的人都惊呆了。新郎不顾一切的冲出院外,其他人也都跟了出来,向黑袍追去。山高坡陡,人慢风快,黑袍的影子越来越小。新郎没命的往山上爬,翻山越岭,淌水过沟,直追到十几里地外一个叫八十亩坪的地方,黑袍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新郎大声的呼唤着:“蝴——蝶——,蝴——蝶——!你在哪里——?”满山都响起了回音:“蝴——蝶——,蝴——蝶——!你在哪里——?”只有回声,不见回影。天黑了下来,跟上来的村邻们都劝新郎回家,新郎执意不肯。他让伙伴们回去安顿了二老,捎来了刀斧弓箭,准备同那看不见的恶魔拼命,守望者蝴蝶的归来。

第二天,他照样呼喊踏着踏遍了八十亩坪周围所有的沟壑密林,嗓子喊哑了,浑身划破了,始终不见蝴蝶踪影。第三天,他又攀上最高处,惊奇地发现了一汪泉水,清凌凌的潺潺而流。他手捧起泉水,喝了几口,嗓子一下清亮了许多。于是更加高声地不断呼唤着:“蝴——蝶——,蝴——蝶——!”这时,只见正午的艳阳下,漫山遍野,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翩向他飞来,并围绕在他的身旁,久久不愿离去。新郎豁然心动,这难道是在向他传递一种信号?莫非亲人就要归来?

不觉又到了黄昏,一群群的蝴蝶仍在夕阳中萦绕。新郎摘下一颗山果,填充着饥饿和劳顿,双眼还是不停地四下张望。夜深了,繁星点点,新郎毫无倦意,他两耳凝听着周围一切动静,生怕漏走丝毫的希望,直到天将黎明。这时,隐约听到“宝泉!宝泉!”(下转A5版)



古俾之风

文学副刊

第5期

绛县作协 主办

(刊头题字为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张明旺书记)

红叶细语

——秋游紫家峪观红叶有感

□ 程蝴蝶

几多的山重水复
我才扑入你的怀抱里
正象人们传说的那样
你美艳无比

一座座山峰
用你火热的情怀
燃烧了自己
映红了大地

游人欣喜地赞美着你
像花一样鲜艳美丽
我也惊叹着你夺目的光彩
可是 我心底流淌的忧伤
却像山脚下蜿蜒的小溪
淙淙不已

你在我怜惜的目光里
轻轻的随风低语

当一场一场的秋风
传送着离别的讯息
你能做到的
就是从容的归去

你把这一生得到的温暖
骤然在枝头
把对生命的热恋
毫无保留的呈献给大地

当最后的一丝红色褪去
你会依偎着大地
然后
沉入一个很深很深的梦里

我轻轻的 轻轻的安慰着你
当春暖花开的时候
就是你
珊珊而来的归期

满山的红叶簌簌低语
年年花相似
岁岁叶飘零
你说 喜欢在深秋里
在游人惊喜赞叹的目光里
做一个盛大的告别礼

目睹你魂飞魄散前的瑰丽
我心底流淌的忧伤
像山脚下蜿蜒的小溪
淙淙不已

诗笺

